



通天河上

赵淮青



新华出版社

I 253/24

通 天 河 上

赵 淮 青

新 华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通天河上

赵 淮 青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frac{7}{8}$ 印张 92,000字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25 定价：0.33元

前 言

这是我在新华社记者岗位上写的一些通讯、特写和游记。当我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把这些短文整理成集时，感到十分惶悚不安，因为我写的不多，质量也不够高。好在所反映的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些小小浪花，才使我有勇气拿出来，奉献给新闻界的同行，也奉献给长年战斗在高原和牧区的同志们。

这些短文都曾见于《人民日报》及全国其他报刊；有少部分发表在杂志上。《在兄弟民族地区采访》一文，是多年在高原做记者的工作体会，一并附在这里。

因为写江河源流地带题材的篇数较多，就以《通天河上》作为这本通讯集的名字。最后，让我对出版这本小书给予鼓励和帮助的领导和同志谨致诚挚的谢意。

作 者

一九八〇、七、北京

目 录

通天河上的悲欢	(1)
藏汉亲兄弟	(8)
欢乐幸福的时刻	(12)
黄河上游赛江南	(15)
满西塔	(20)
草原人家	(24)
牧民成了草原上的主人	(28)
这里没有冬天	(33)
哈萨克牧民的晚会	(39)
战斗在长江源流地带	(42)
通天河上测水文	(46)
黄河源上看新城	(49)
雪山金莲	(53)
他热爱藏族人民	(58)
从喇嘛到英雄	(63)
草原新人	(75)
一代风尚的火花	(79)
高风亮节留人间	(84)

科学工作者的“知音”	(99)
柴达木的绿洲	(108)
马可河两岸	(115)
青海湖纪游	(120)
在祁连山密林中	(131)
附：在兄弟民族地区采访	(142)

通天河上的悲欢

——一位藏族老艄公三十年生活的变迁

在长江源流地带通天河一个险峻的渡口上，藏族老艄公坦多脚踏皮筏，与飞旋咆哮的江水整整搏斗了三十年。老艄公在三十年惊险的生涯中，目睹了青海玉树藏族地区人民怎样从苦难走向幸福。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渡口。长江从海拔六千米左右的河源上奔腾而下，它接纳千百条大小河流，穿过迂回曲折的峡谷群山，在这儿汇成澎湃的巨流。它咆哮着、翻滚着，象飞瀑似地以一泻千里之势狂奔而下。这里是青海省会西宁到玉树的必经之地，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和全省全国息息相通的孔道。

就在这样一个渡口上，坦多在三十年的岁月中，迎着狂风恶浪，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在旧社会，他历尽艰险，无数次挣扎在死亡线上；现在，他站在通天河上，看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迅速发展，看到了藏族人民日益走向繁荣。老艄公提起通天河的往日，总是感到无限辛酸；谈到今天，他不禁要为通天河而歌唱。

“一河水，半河泪”

人们说：“走遍天下路，难过天河渡。”通天河畔有唐代和尚玄奘的“晒经台”，至今流传着唐僧到西天取经回来，路过此地经书失落通天河中的故事。这里还传说当年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到此被急湍的通天河水挡住去路，后来请来神仙，挥鞭分水才渡过河去的故事。

在旧社会，有多少艄公丧命在通天河上。直到今天，在渡口附近的村庄里，还留下许多孤儿寡妇，每当河水冰封，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在冰上书写祷文，追念亡人。

所谓“一河水，半河泪”，正是通天河藏族船工在旧社会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

和通天河搏斗了三十年的藏族老艄公坦多，跟我们谈起二十多年前他的亲戚小索南的惨死情景时，依然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坦多和小索南披着老羊皮蜷伏在渡口旁边的山洞里。洞外狂风呼啸，正是通天河冰封的前夕。朦胧中，忽然来了一群马步芳的匪军，强迫为他们撑船渡河。坦多说，天黑水急，过渡危险。匪军们哪里肯听，用皮鞭驱赶他和小索南走出洞口。

坦多和小索南每人背个牛皮筏子，跌跌撞撞走下河滩。这时河边已经结了薄冰，坦多左顾右盼，一时找不到个合适地方下筏，正迟疑间，沉重的皮鞭已落在身上。他不顾一切地向河中扔下筏子，然后急忙把马匪送给牧主头人的布匹、茶叶等礼物搬上去。匪军只顾自己赶路，不管筏工死活，东西装得太多

了，皮筏在水中打旋。他们用冻僵的双手划桨，在惊涛骇浪中奋力前进。坦多一边划，一边大声嘱咐索南：“小心避开浪头，小心！”坦多担心：要是货物被打湿了，说不定又要象上次一样，头上被套上轭头，被人家当牲口使了。

谁知道发生了更大的不幸。当他们渡到河中心，上游的冰块冲下来了。坦多有经验，左拨右划绕着冰块走；十七岁的小索南有些慌张，只见一块比皮筏还要大的冰块直向索南的皮筏撞去，说时迟，那时快，坦多还来不及喊出声：“小心！”索南已经被撞下水去。只见他的一双手在水面上摇晃了几下，立即被狂啸的浪涛卷得无影无踪。

坦多说到这里沉默了，他那满头的银发在颤抖。过去那苦难的岁月，至今还在他身上留下不灭的痕迹：由于长年累月背着皮筏在河边奔波，在他的脊背上长起了一指厚的硬茧；还有那被官府、牧主毒打后留下的满身伤疤。藏族船工旧日的痛苦数不清，只有那咆哮的江水和险峻的峡谷，才是他们悲惨遭遇的见证。

“我敢和你们打赌，世道要变啦！”

一九五〇年夏天，从巴颜喀拉山北麓来了一支队伍，他们是坦多从未见过的解放军。坦多和伙伴们把皮筏藏进山洞，悄悄地躲了起来。但是，解放军却找上门来了。解放军态度和蔼，尊敬地叫坦多“老阿爸”，这一切，都使坦多纳闷不解。更奇怪的是，这次他竟没有挨打。坦多神色泰然地向河中投下皮筏，渡解放军过河，虽然忙得汗流浹背，但是坦多没有觉

得累。

渡河完了，解放军给他们留下了面粉和钱。那天夜里，坦多高兴地摆弄着那些崭新的钞票，极其神秘地对他的伙伴们说：“我敢和你们打赌，世道要变啦！”

当然，这个赌坦多是打赢了。从此，他们有了固定的工资，脱下了祖传三代的老羊皮，换上了亮灿灿的氆氇大衣；他们住进了人民政府在河崖上盖的新房，工作时有了劳动保护用品：救生衣、雨衣、胶靴、手套。以前船工病了就蹲在山洞里等死，现在有病，汉族大夫会从远道赶来给他们医治。特别是在新社会里，他们的劳动受到了尊重，永远不再尝到皮鞭的滋味。当人们称赞“老阿爸为国家作出贡献”时，他真正意识到作为船工的光荣，作为主人的自豪。

坦多发现：以前，从玉树运出去的东西多，从外地运进来的少，马步芳匪帮象牛虻一样吸尽了藏族人民的血汗；现在的情形大不同了。特别是一九五六年河上有了大船，载货的汽车咬着尾巴似地从山那边驶过来，渡河后直向自治州的首府驶去。运来的大批货物中，有吃的用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器。这些物资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宁……祖国各个地区，人们告诉他，祖国是个各民族温暖的大家庭，藏族人民需要啥，外地就尽力支援。坦多老人在这里看到了整个祖国，他的眼界开阔了，祖国是多么伟大、多么富饶呵！

随着渡口的变化，藏族人民的生活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当坦多在自治州首府结古(玉树)的街头漫步时，想起这儿解放前象一个破落的孤村，只有几间土房，现在却盖起了一眼望

不到尽头的新房。坦多到设备相当完善的医院里去治病，在货物丰富的贸易公司挑选心爱的日用品，他听到了农场的拖拉机和工厂里机器的欢叫声。这些成就有着他和同伴们的汗水，他感到多么欢欣和鼓舞啊！

他是通天河真正的主人

自从建造了大船，通天河上哪一天也要渡过几十辆汽车。通天河谷的气候是多变的，就是在夏天，有时也会忽然飘起雪花来。但是不管气候怎么变化，都再也挡不住大船的行驶了。

我曾跟随渡船往返通天河南北两岸十多次，船到江心，激流猛撞着船头，惊心动魄。这时，坦多骁勇似当年，他高喊着劳动号子和凶猛的浪涛搏斗。船靠岸边，他矫健地跃上码头，奋力拉纤，然后从容不迫地指挥汽车上岸。

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在白天，但也有例外。比如说邮车来了，他们想到支援边疆的汉族干部对家书的期待；客车来了，他们想到在这偏僻的山谷食宿不方便；护送病人的汽车来了，他们抱着象医生一样的心情，每当这些时候，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把车子渡过河去。夜晚渡船，安全最要紧。坦多不厌其烦地给人们讲解交通规则，把每个乘客和每辆汽车都安排在稳妥的地方。在他和伙伴们的细心照料下，解放后这个渡口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成年累月，坦多的双手永远闲不住。通天河水涨落无定，码头的位置需要随时调整。和年轻人一样，他常常忍着彻骨的寒冷，到水中作业，领导上劝阻也不顶用。载重车来了，需要

卸下货物，这本来不是他分内的事，他还是要插手。有时东西抛撒在地上，他都一点一点地扫起来，装上车去。深夜，当他听到山谷里刮起狂风，就无法安睡。总要多次起来，到岸边检查拴船的绳索。他是这里的主人，他以主人翁的态度料理一切。

共产党升起了彩虹

“通天河上要架桥了！”的消息，象风一样刮遍玉树藏族自治州，激动着每个藏族同胞的心，更加激动着坦多老人的心。

当汉族技术干部携带大批物资设备来到通天河畔安营扎寨的那一夜，在通天河上饱尝忧患的坦多老人，久久不能入睡。他想，通天河上果真能架桥吗？老一辈的人不是说过：“谁能往云彩里搭天梯，谁才能在通天河上架桥”吗？第二天，桥工队的人来向老人请教当地的水文情况，坦多劈头就问：“同志，桥真能修起来？”“老人家，请相信党，相信科学吧，武汉长江大桥能架起，咱们这儿也能！”

果然，一年后桥墩在唐僧的“晒经台”旁竖起来了，大得象个怪物，老人这时才开始有些相信了。

在藏族人民的支援下，大桥最近全部建成了。藏族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工程，他们带上帐篷，坐车骑马从几十里、几百里以外赶来参观。人们激动地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水里长出来的？”坦多高声回答说：“这是共产党升起的彩虹！”

七月一日大桥就要通车了。通车前夕，坦多还摇着渡船

把一辆辆汽车运到彼岸。他望着远处雄伟的桥身，喃喃地说：“三十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了！”三十年的老艄公心情激动，感慨万分。通天河上的变化多么深刻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这一代，竟亲眼看到通天河上的悲惨生活永远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党的生日这一天，是坦多老人永生难忘的日子。在震天的锣鼓声里，坦多和伙伴们喜气洋洋地步上大桥。他站立在宽阔的大桥上俯视江流，只见白浪滔滔，象千万匹脱缰的骏马向东奔腾而去。他心潮似水，热血奔腾，那些当年和他朝夕相处的死难者的面影又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挥了挥手，昂首阔步走过大桥。让悲痛的往事象东流的江水那样一去不复返吧！等待着他和藏族人民的是光明和幸福。

一队队彩车鱼贯驶过桥面，从他身旁擦过，在掌声和欢呼声里，坦多热泪盈眶。他激动地对伙伴们说：“这是共产党为我们藏族人民修的福呵！”

（1963年7月写于玉树草原结古）

藏 汉 亲 兄 弟

——记藏族干部团结共事的故事

4月底的一天中午，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和日乡党委接到上级的指示，乡党委副书记叶承宏要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乡长索白听到这个消息，茫然不知所措地放下手里的糌粑碗，若有所失地想道：叶承宏要调走的传闻现在终于证实了！

在叶承宏的宿舍里，索白默默无言地帮着他收拾行装。叶承宏因为将要离开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和牧民群众，心里也怀着惜别的情绪，但为了安慰索白，仍然说道：“这是工作需要啊！现在虽然分手了，而且相离很远，但我们之间的竞赛并没有结束，让我们经常通信吧。”索白庄重地回答道：“那是一定的。你要象过去那样帮助我。”叶承宏从箱子里抽出一双崭新的草绿色胶鞋，说：“这双鞋还是我在朝鲜当志愿军时领到的，带着它翻山涉水整整十个年头啦，一直没舍得穿，现在给你留下吧。”索白接过鞋去，感动得说不出话，也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皮褥，说：“我没有到过南方，听说那里雨多潮湿，这皮褥对你也许还有用处，希望你看到它，记住我们的友谊。”接着就把皮褥打进叶承宏的行李里。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乡上来了个细高个的中年人，穿一身褪了色的旧棉衣，具有军人风度，瘦削的脸上，有时显得过分的严肃。这时，索白刚被提拔为乡长，他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低，工作不够大胆。当索白第一次同这位新来的党委副书记一起研究工作的时候，出乎意料，新的工作伙伴却是个十分可亲的人。他们两人共同负责领导全乡的畜牧业生产，工作来了，总是事先共同研究，然后由索白出面来做。有的时候，索白对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觉得把握不大，就有依赖思想，叶承宏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你是乡长，这些事应该管起来，出了问题，咱们再研究解决嘛。”那年春天，乡上有的公社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牲畜疫情，他们的工作也分外紧张起来。叶承宏的眼睛熬红了，但他为了让同志们多休息，自己在深夜里为大伙儿烧菜、做饭。白天，他有空就去跟牧工聊天。索白暗暗地感到惊讶：为什么牧民群众有了心里话都愿跟叶承宏谈？为什么在夜里冒着刺骨寒风坚持工作的牧工们，看到这位外来的汉族干部前来检查工作的时候就感到一种温暖呢？索白随时注意观察着这个新伙伴的一举一动，即使是些小事，也不会忘记。

有个七十多岁的庄才老人，一向过着长年飘泊的孤苦生活。叶承宏常常去看望他，并且亲自解决奶牛、帐房和派人垒锅灶等事，帮助老人在公社里安居下来。庄才老人逢人便说：“要在旧社会啊，我的老骨头也没了。”……对这个汉族共产党员的这些作为，索白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使他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夏天来了，乡畜牧业生产领导小组的帐房也随着畜群搬到了高山草原上。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索白和叶承宏睡在同一个帐篷里，听着草原上奔腾呼啸的风雨，久久不能入睡。叶承宏谈起自己的过去，小时候怎样受苦，怎样当了木匠，后来又怎样放下斧头和铁锯，参加了转战在苏北平原的新四军。索白也谈起他那十多年放牛娃的艰难岁月。两个人过去的经历尽管不同，但是党的事业把他们引上了同一条道路。这种谈心，使索白懂得了以前无法理解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使他懂得了阶级感情可以穿过千山万水和打破剥削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把普天下劳动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为着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索白和叶承宏的心贴得更紧了。索白满怀激情地说：“叶书记，我参加革命时间短，各方面都还幼稚，以后，你可要下狠劲帮助我呵！”叶承宏说：“互相帮助吧，搞畜牧业生产我是‘半路出家’，还要依靠你多指点哩。”

在以后的日子里，索白越来越体会到，学会汉语，可以直接地向汉族干部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于是专门准备了个学汉文的笔记本，叶承宏时常在上边给他记上汉文生字。叶承宏也有深切的感受：学会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就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做更多的工作。因此索白又成了叶承宏形影不离的藏语老师。人们常常发现：叶承宏不厌其烦地给索白讲解着党对牧区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索白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却能够为叶承宏提供一些实际知识。在他们共事的第一个冬天，叶承宏在一次布置生产的会议上，强调了羊群早出晚归的问题，索白却不同意他的看法。理由是：这条经验

在夏天是适用的，在冬季，如果羊群出牧过早，吃了霜草就会拉稀跌膘。叶承宏开始还对这个意见有点疑惑，当他进一步向老牧民请教以后，证明索白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就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对索白说：“要不是你提出意见，事情非弄糟不可，以后就这样，我有不对的地方，你随时指出来。”以后，索白就更愿意给他讲解畜牧业生产的经验和知识了。

索白和叶承宏工作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也是互相关心。去年，索白的家属不在乡上，叶承宏的爱人就常常给索白拆洗被褥和衣服。叶承宏刚到牧区，生活不习惯，每次下乡，索白就在叶承宏的帐房四周，垒起遮风的草皮和石块，在叶承宏的铺盖底下，垫上防潮的羊皮。不知多少个风雨之夜，帐房漏水，索白就把油布悄悄地盖在叶承宏身上。在这样的互相关怀中，他们建立起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

叶承宏离开和日草原以后，索白的生活中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每当闲下来时，总爱翻一本新的照像簿，那上面嵌有他亲爱的汉族朋友的照片。当他凝视照片上那个带有军人气质、有点儿严肃的面孔时，他就感到一种慰藉，一股力量涌上身来。

原题《两年共事结知音》

（1962年7月写于青海和日草原）